

柳溪坝头



骆锦恂

晋江市磁灶镇坝头村属于磁灶镇与隔壁多镇交界的一个村庄,由坝头、溪头、曾坑3个自然村组成。坝头自然村皆姓柳,故此地又有柳溪之称。村依九十九溪流,溪上曾建坝,坝头在上;溪上也建桥,桥通邻镇。

坝头村有溪。九十九溪经晋江磁灶、池店、陈埭而入海,可以说是晋江先民最珍贵的水源之一,也是晋江陶瓷远销出海的水域。梅溪是九十九溪的支流,也可以说是柳溪坝头的母亲河。坝头人倚着梅溪,世代繁衍,保水护田,耕地劳作,生生不息。

坝头村治水渊源久远。自宋代始,晋江先民就沿九十九溪设闸筑陂,蓄水灌溉,坝头见证了其中的历史。位于村大路旁的“民生亭”记载了明代晋江县令钱樵建设水利工程的故事。民生亭系明代嘉靖年间建起的石亭,四根石柱撑起悬山式双披屋盖,亭上至今仍可见石狮子抬头守望。

坝头村有溪,绿树成排立于两岸,大道通达于四方。坝头村一溪一桥,还有四条路。一条路是溪边的南岸环村路。南岸环村路依溪而建,是坝头村溪头自然村出行的要道。

深沪往事:谈“肥”说“壑”

倒担桶挑粪



吴树林画

多多

我老家深沪管人的二便叫“肥”,收粪掏厕叫“舀肥”,挑屎运溺叫“担肥”,清理恭桶叫“倒肥”,浇灌粪水叫“沃肥”……这是农业时代的语言印记。

深沪是晋江南部沿海的一个镇子。直到现在,老一辈人还习惯把狮峰、金峙(旧称狮头、土崎)两村以北叫“顶深沪”“大深沪”,包括“九十九寮”的其他地方叫“下深沪”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深沪还是公社,政社合一,集体所有,农林牧副渔无所不营,工农商学兵无所不管。

肥管在东路头办公,坐落在卖场通往沪里球场的斜坡边。楼上楼下,曲尺连廊,斜白灰花岗岩基石砌就,当时颇有气派。

40多年过去,路已改,楼已拆,画还在许多人的心里。深沪临海,土壤非沙即红。沙壤多碱,红土偏酸,改土增肥就成了农家的大头等大事。

下深沪和顶深沪都归公社管,体制却不-样。下深沪是农业队,口粮自给自足,生产自负盈亏。

肥钱是孩子们的定期存单。买几粒花生米,租两本小人书,啃一截咎咎棍,指望的全是它了。一月过一月来,周而复始,早涝保收,倒也合情合理。

顶深沪本是一派田园(年兜歌),歌谣唱道:“初一游,初二游;初三弄姿娘;初四探落地,各人找工作;初五舀肥,初六探日……”

顶深沪有首民谣(年兜歌),歌谣唱道:“初一游,初二游;初三弄姿娘;初四探落地,各人找工作;初五舀肥,初六探日……”

娘一道,在祖祖孙孙的出口相传中年年吟唱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,除大年初一到正月初四是例外,其余的日子,舀肥倒粪天奔忙,从未缺席。

日头刚刚爬上树梢,来自下深沪的山乡人三三两两,穿行在顶深沪的街间巷陌。每到一个厝埕,漕桶往地下一顿,扁担在地上一挂,“舀肥嘢”的吆喝便响彻大街小巷。

顶深沪人看眼里,久而久之就有了一点不屑,背地里把“九十九寮”的“作桶”叫作“寮内表”。

20世纪,城镇居民都没有卫生间,出恭入敬或靠公厕、或在自家隐蔽处摆个恭桶。

闽南传统重男轻女,男主外,女主内,倒肥就成了女子的专属。三个妇人一台戏,厝埕之上,俯仰之间,往往成了女人比拼的赛场。

顶深沪厕所有蚊子,事出反常,令人难以置信。其实,“深沪毋蚊”毫不夸张,前基本不用蚊香、蚊帐,哪怕是蚊虫恣肆的盛夏。

顶深沪公厕大多建于20世纪60年代。厦祥先不仅卖尿溺,管茅房,

度高得吓人,感叹行路累得吐血,与李太白面对蜀道大呼一声“噫吁噫,危乎高哉!”是一个道理。

只要天不刮风下雨,山乡人一大早就打赤脚,挑漕桶,推粪车,身披毡蓑,脖围毛巾,一阵阵到顶深沪淘粪舀肥。

顶深沪人看眼里,久而久之就有了一点不屑,背地里把“九十九寮”的“作桶”叫作“寮内表”。

记得深沪中学有个教师叫许承刚,别号金祥,笔名金松,人称“厦祥”,曾在肥管干过很长时间。

厦祥先在肥管做事时,既卖尿溺,也管茅房。山乡人到顶深沪掏粪,要按桶向肥管交钱。

顶深沪公厕大多建于20世纪60年代。厦祥先不仅卖尿溺,管茅房,

顶深沪厕所有蚊子,事出反常,令人难以置信。其实,“深沪毋蚊”毫不夸张,前基本不用蚊香、蚊帐,哪怕是蚊虫恣肆的盛夏。

顶深沪公厕大多建于20世纪60年代。厦祥先不仅卖尿溺,管茅房,

还是公厕的设计者,拥有当仁不让的版权。

闽南方言把厕所叫“屎寮”。顶深沪的屎寮通常建在村子高处、石阶崎顶、岸边桥头,或是通往港汉安澳的路口。

屎寮大多单层平顶,偶有两层楼和“双坡曲”,通体用当地盛产的花岗岩毛石砌成,层高都在4米以上。

当年乡镇不通水电,屎寮都是旱厕,水冲则是大城市才有的稀罕物。肥管一群人想出人工冲水的办法。

顶深沪屎寮高屋阔宇,通气冲水,海浪浩气冲气,咸水涩涩灭蚊虫,全无乡下茅厕“一个坑,两块砖;三尺墙,四围边;捂鼻子,踢脚尖;苍蝇飞,臭熏天”的窘境。

时光恍惚,儿时“上寮”的体验却也难以忘。尽管家家都有“溲桶间”,但男孩更愿意上屎寮。

其实,“肥”在汉语中是很美的物事。赞赏女人风韵说“环肥燕瘦”,描绘夏天景象用“绿肥红瘦”,形容物体丰饶叫“肥田沃地”……

时已过,境也迁。舀肥倒粪的旧事已是明日黄花,“深沪屎寮”也如过眼烟云,代之而起的是美轮美奂的新式公厕和家庭卫生间。

庄子曰,道在屎溺。此话着实不谬。



抒怀

我驾龙舟沧海上

王常婷

我驾龙舟沧海上,尔行旱船天地间。古风犹存深沪湾,沧海桑田精神在。

这个端午,走进深沪,看见看得到的风景,民俗表演,走近看不见的传统文化灵魂。

传统里的划龙舟多数是在江上,因为屈子沉江汨罗江上。后来流传到各地,只要有水可舟处,便可赛龙舟。

海边上伏季休渔的渔船林立,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海上大风,保证龙舟赛的顺利进行。

我驾龙舟沧海上,古典意蕴与新生力量,在深沪湾蓬勃、激荡,一如海面上那些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古森林,守望看海水潮起潮落;